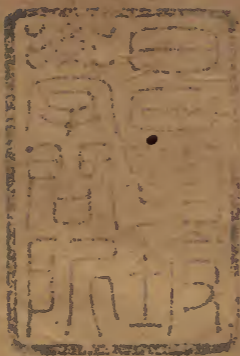


廣博物志增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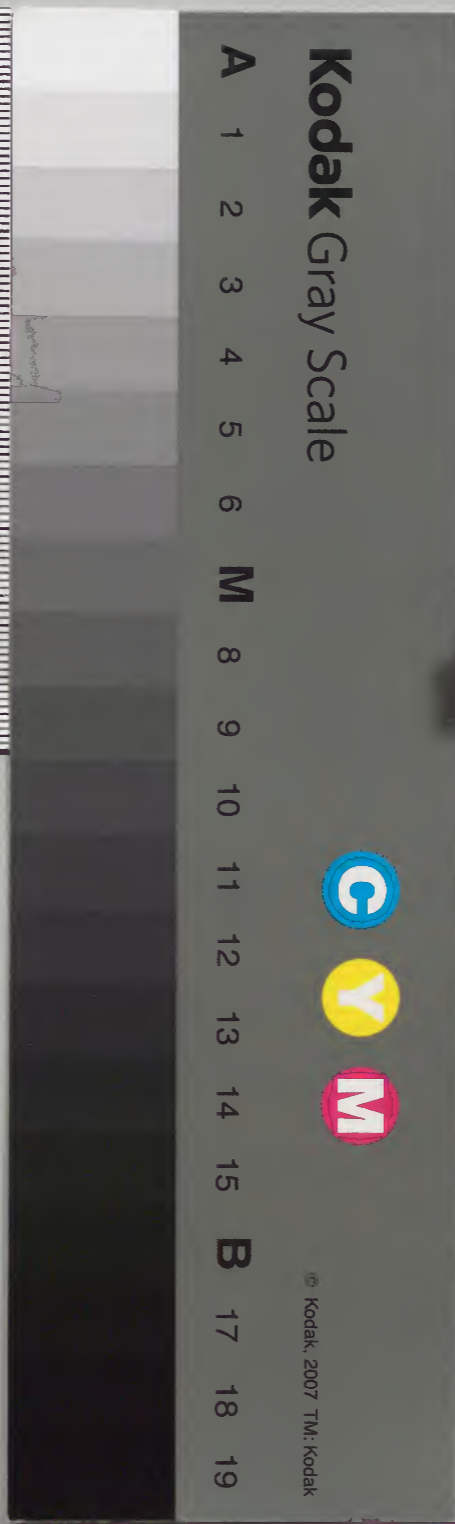
六之十



內閣文庫			
五	三	漢	
五	二		
函	三	書	
	六		
架	六	類	
	冊	號	

內閣文庫			
五	三	漢	
五	二		
函	三	書	
	六		
架	六	類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6
冊數	6 (3)
函號	309 158



廣博物志增刪卷之六

職官

總職

宰相

郡縣

總職神農之法。一君二臣三佐四使。

黃帝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
理而視罔民。

官數。唐於十員。夏百二十員。殷二百四十員。周內外官六萬三千六
百七十五員。通典

禹立三公。百二十官。三歲而考績。五歲而定政。路史

湯制伊尹。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

淺學文庫

通於天道。應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閭閻。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

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威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說苑

天設三光以照臨。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鹽鐵論

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大戴禮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灋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

賦歛財賄。以充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
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
觀治象。挾日而歛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牧即以地得民者立其監。監公
疾伯子男設其參。參大國次傳其伍。伍大國次陳其殷。殷衆也上
各監一國置其輔。輔府史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兩謂設其伍。陳
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貳六卿設其考。考考
也續陳其殷。置其輔。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祗滌濯及納亨。贊主牲事。及祀之日。贊玉
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觀會

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王祗治朝。則贊聽治。祗四方之聽朝亦如
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
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
而誅賞之。周禮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以官府之
六叙正群吏。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以官府
之六聯合邦治。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
治。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戒謂飭其事軍旅田役喪荒
亦如之。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

群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狗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官刑憲禁於王官。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臨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木，以任土事，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

以令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不

貢而頒職事焉。地職若三農園圃之類地守若山虞守禁之類地貢若九穀草木之類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

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周禮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大比謂更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比要謂大比之簿書也會聚萬民閱其材堪充卒伍者四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

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作田役習戰陣

也追逐也胥伺也捕盜賊也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

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

人比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徐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

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經謂為之里數衍沃之地則為井隰膏之

地則為井隰膏之為牧凡稅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分地域分邦國都鄙鄉遂之地辨其守辨其地域之守也

施其職而平其政施地守之職而均平其征稅也周禮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

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

德行道藝而興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

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

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歸而合其民于鄉射詢

問于衆而求其人養于鄉學以補所缺之缺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

朝國有大政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周禮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

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於序以正齒位凡其黨之祭祀喪紀婚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周禮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令。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脯亦如之。周禮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畿上為溝積土于外以凡封國

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邦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周禮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

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則而行布。以量度成賈

而徵債。徵召也。債。債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

覘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以泉府所藏與民同之。市不售者。大

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

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鞭度者無刃之皮繫鞞于上。則為鞭刻其尺寸則為度。爭

門者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執度。以齊之。故胥執此以守市門也。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

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平肆者正其肆之分界也。展成者省其貨之。成否也。奠賈者定其價之高下也。然後揭析

羽之。旋于思次以為衆。望思次。市中侯樓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介次市。亭之屬。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

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市。

周禮司閔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屨。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
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敝音叩關。則為之告。也。故至有外
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周禮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耜。
周禮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周禮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
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
燎。祀司中。司命。飊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豕沈。祭山林

川澤。以鬪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凶禮
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以九儀
之命。正邦國之位。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以
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
德。以和樂防之。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
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盥。宿眡祭之前夕齋宿而躬視也。玉禮神之玉
也。鬯灌地之鬯也。玉盥玉飾簠簋以荐盛盛
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典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凡大祭祀。
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為上
相。王命諸侯。則饋。周禮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辨六彛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敘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賜卿大夫士爵。則儼。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周禮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中春教振旅。司馬以

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鈜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將田之田立表而貉祭之禁謂虞衡守禽之禁也火奠獻禽以祭社。春田用火田止曰奠中夏教養舍。如振旅之陳。養舍草舍也軍有草舍之法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號名謂以旗幟相別也。以門名者若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之類也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縣正鄙師各以其官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如蒐之灋。車奠獻禽以享初。初夏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

都載禮。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彌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祊謂祭四方以中報成萬物也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灋。大閱者冬農隙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千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旗弊。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迨天正明。介後表之旗。既介而後至者誅之皆坐。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人。攬鐸。群吏幣旗。車徒皆坐。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鏡。

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旒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軍門曰和。取師克在和之義也。立兩旗于左右以為之。群吏各帥其車徒。次第出和門。或出而左。或出而右。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每百人為一卒。分地者調其部曲之險野。疏密也。車徒前後異屯。其相去百步。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車者。驅出禽獸。逆車者。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逆邊之也。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賦。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人獻禽。以享烝。烝。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

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兩造禁民訟。入東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達窮民。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斷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使其屬蹕止道上之行人也。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書西面。群吏

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弊斷也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周禮營蕩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柰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柰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春秋繁露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

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燕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懈惰。辭令不給。則隰朋。驪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寧。驪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驪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驪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驪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驪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

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損。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晏子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能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韓詩外傳

表。蓋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鷄庶。患在位者之虎飽鷄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論鹽鐵

宰相管仲妾婧云。畢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云。臯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

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為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而死。列士傳

晏子相齊。燕之遊士有泚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

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泚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里人之上也。且不能殫其言於我。况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晏子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門哉。說苑

蘧伯玉為相。子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淮南子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晉燕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韓非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呂覽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說苑孫叔敖決水以灌雩婁。而莊王知其可相。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

餅菜羹。韓子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孔叢

郡縣。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

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願吾射子也。新序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餘。因問其左

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

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

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

也。韓子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

主。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韓子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

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二請。宓子弗聽。俄而

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

熱芸。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蹙然曰。今

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

疆。喪之不加弱。今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

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賈子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

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

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頤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說苑

子路為蒲宰。為水倫。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曰。汝以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肅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矣。子路心服而退。家語齊人欲伐魯。畏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子前景公欲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彊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

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疆而貴。疆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以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廸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說苑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圉圉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淮南子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遠。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恣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韓子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壘。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重復以治鄴。不常請。伏斧鑕之罪。又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憲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

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還。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韓子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名布義為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新序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乃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

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淮南子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臆。有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

功名必上之於天命。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動勞在地。名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董子

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旺也。先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

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也。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兩高者先得之

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母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也。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

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臣之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操之也。白虎通

君臣。管仲射小白中其鈎。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班固通賦注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諫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

為卿。劉晝新論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說苑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之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狄。竹割令走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

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皆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誣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非文也。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教寡人。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說苑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墜刀堂。巫公子開。方公不聽。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入。得至公所告之。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見仲父地下。乃援

素懷裴首而死。莖以楊門之扇。管子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莒丘。

新序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

也。虎豹之居也。厥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厥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於是文公恐。歸遇樂武子。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說苑。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却虎。公召却虎。賞之。却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乃受賞。說苑。

廣雅釋義

卷七 君臣

五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勇犯言之
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暴浣我行昭
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
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免
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
之身凶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
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之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伯乎
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說苑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犯我以義吾與其處不見

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其功不細必爵之申伯與我處吾所樂者
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勸吾服之嘗與處不見思之雖然吾終無得也
其過也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莞蘇為上卿
而遂申伯出於國新序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
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
必日益身必日榮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
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入主也其朝臣多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

此所謂言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
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呂氏春秋

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速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

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速。是以憂也。其在

中。籛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

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速。吾國幾於亡乎。是以

憂也。荀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賸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

蒯賸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也。

中籛即仲虺

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賸曰。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其

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何

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

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軼。

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說苑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

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

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

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

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入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韓詩外傳

讀音肅
長木貌

景公登筭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公令吏拘之。願謂晏子趣誅之。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纓紘琬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烏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典。

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晏子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繩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熱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新序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說苑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

簡子曰。會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以虎會為上客。說苑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對曰。願為諤諤之臣。筆墨操牘。從君之過。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

何而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
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商紂默之而亡。
武王誦之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
寡人泣也。韓詩外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
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覩於堂陛之間也。靈
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
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
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

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即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
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
者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
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抱朴子
衛蒯瞶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黷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黷從城上
係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為師也耶。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
黷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黷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黷
不能前。黷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黷遂殺之。論語隱義
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百姓離散。蒙穀結闔於官唐。

之上舍闔奔卸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及卸。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戰國梁君出獵。見白雁群集。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雁群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欲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且兩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

里。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入獵皆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新序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墨子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
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
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
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
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說苑
豫讓為知伯報讐。為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
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
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止。瑣語史
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

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
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
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王曰。其
辭曰。先出也。衣締紵。後出也。滿圜。吾今見民之洋。然東走而不
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
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
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間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
者乎。呂氏春秋
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

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弗誅。腹蘄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春秋 魯氏
邾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諛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說苑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春秋 魯氏

子伯奇既沉於江。衣皆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其聲。以為子也。乃援琴作子安之操。琴操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甚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楮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說苑

孝已一夕三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尸子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

不應輒答之崔子乃以渡河為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琴操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君問母母曰吾忽

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俗說

曾子見益母而感本草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事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淮南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

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

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也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國語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德

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擇其果之煩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

之况其人乎吾將以爾為累矣去之則免乃携老持子逃於白雲之

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符子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審

越不聞被捶南史

夫婦太公望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值天大涼改業販麵又

值大風。賃於棘津。讐而不庸。屠牛朝歌。天饑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
滋泉。西伯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及武王平商。封於齊。東
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妾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
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
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
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遠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
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
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晏子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
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
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
死君前。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
自裂其衣。以示君而泣曰。甲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
君怒而殺甲也。韓非子

師友 伏羲師於宛華。路史

神農師稔陰之老。黃帝拜空桐之叟。

黃帝師於大填。學於封鉅。赤誦復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訪於道。治

顯頭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淶圖之流。以濬其明。而昇其聖

帝嘗致學栢昭。而師於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而拜師於牧德。

帝堯禮聖姑射。拜師沮洳。

堯師於善綖。許由。尹中。而學於務成子附。

舜師紀后。拜蒲衣。蒲衣子者。舜時賢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天

下。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皇甫士安高士傳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

公學乎虢叔。韓詩外傳

禹師墨如。周公師庶秀。潛夫論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呂氏春秋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

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尸子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

人之德也。劉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

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

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

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不及焉。不得辨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宮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亾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先之。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害。

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怠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

也無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魯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供。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誤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庶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

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聞之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大戴禮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禮大戴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脹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列子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論衡

公明宣學於魯子。三年不讀書。魯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懶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魯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

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諛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新序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韓詩外傳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之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

散宜生。闕天南宮。適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如

約為朋友。

尚書大傳

管仲曰。天之生隰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子

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

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

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不歸耕乎。吾將

為子游。沈尹莖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

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

興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新序

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

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

今侯渫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惟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覩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新序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

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申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於是楚王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說苑

昔者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穉公好牛，因賃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刑。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

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張溫自理表

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鵲而盟焉。范子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說苑

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并糧與角哀。哀至楚，用為上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列士傳

卷之七終

廣博生志

卷七

廿二

大國報羊角氣與之計...
 與不西全益并...
 六國報羊角氣與之計...
 文聞藥王...
 與與...
 至梁山...

廣博物志增冊 卷之八

方技附醫卜筮

醫音司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死傷者。造焉。周禮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食齊。眠春時。羹

齊。眠夏時。醬齊。眠秋時。飲齊。眠冬時。周禮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五穀養其病。以五氣

五聲五色眠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周禮

瘍醫。掌劓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

伏羲察六氣審陰陽以賈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有象。百病之

理得以有類。於是嘗炒治極。以制民疾。而入滋信。路史

神農始寃息脉。辨藥性。制針灸。作醫方。軒轅臣巫彭始制藥丸。伊尹

創煎藥。秦和始為醫書。物原

黃帝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外。喜怒攻之內。

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

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演倉穀。基通

經云倉穀者名之穀。推賊曹。黃帝元辰經云血忌陰陽精氣之辰。天

命巫彭桐君處方。盪餌。湍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路史

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祭

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中古之為醫者。曰踰附。踰附之

為醫也。擗木為腦。芟艸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詩外傳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

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

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

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蘇

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擗木不生。危松頽不生。埤吾子不能諫

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
 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
 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
 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
 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夫文蟲血
 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
 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國語
 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室。
 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食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公孫尼子

鏡音說
 刺也

鹿煖曰。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而王百里醫秦。申廬醫郢。原季醫晉。
 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
 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
 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高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
 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
 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
 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
 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
 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劍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

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子鵬冠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同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列子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列子

有一郡守病。華佗以為其人感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瞑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按神記

卜筮伏羲得神著。而乘皇策。黃帝受河圖。而定玉籙。殷巫咸善筮。占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思。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艸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卦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於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

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為於西方。東面。蓋蓍之處也。卜時。西向。已卜。退東向。問蓍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幘。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幘。筮於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見吉凶於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謀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完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為嘔。則是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白虎通。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

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典。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券。三變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周禮

卜師掌三《三》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賦高揚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稜命龜者。而詔相之。周禮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禺。屬

西龜曰霤。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周禮

占人掌三《三》之八筮。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藝之八。故以賤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周禮

筮筮伐有湯。唐而收。卜占於筮。惑云不言。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歸藏

傳說。賃為赭衣者。春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

之卦拾遺記

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糞太公推著龜而曰枯骨死艸何知而凶
高逸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
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
視而笑

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
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
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冰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穉康高士傳
陸通字接輿與妻俱隱蜀峨眉諸名山食菌櫨寔服黃精俗傳以為

儂高士傳

楚狂士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幘挂松頂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
因與鶴同去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
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
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
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
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琴操

亦。願。并。不。風。故。以。高。官。享。祿。而。無。計。用。之。以。公。對。子。皆。恭。喜。
曰。公。對。子。出。神。以。不。至。也。臣。遂。類。削。其。削。用。其。精。錫。茲。會。消。水。外。
公。對。昔。魯。人。也。與。子。思。然。支。豈。公。因。子。思。而。姓。命。浴。以。為。財。子。思。
因。與。魯。同。去。
其。王。士。對。通。高。相。外。間。以。受。靈。康。動。卦。林。既。亦。歸。逝。去。水。節。通。出。之。
對。高。子。對。

廣博物志增刪 卷之九

形體

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
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
天氣為魂。地氣為魄。淮南子
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
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
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白
虎通。

廣博物志增刪

卷之九 形體

乙

自音亮
大聲也

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猖東而無當。人之樸蕙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磴訇而不尿。聲而不能仰也。其神濶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媼婀脂膏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礪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滛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子華子

心應東。解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關尹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臟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

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管子

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為天子大道君。脾為皇后心。為太尉。左腎為司徒。右腎為司空。封八神及臍為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為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為八十一元士。合之百

二十。以法郡數也。中黃道君
聖人銷珠。賢人水玉。銷珠水玉。其道同法。銷珠者。服日之精。左目目也。水玉者。服月之精。右目月也。老君

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朱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有患呼之九過。惡自御。玄谷

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君乘金而王。為人美

眉。禮斗威儀

三關常調。是長生之道也。口為天關。手為心關。足為地關。調則五藏安。安則無病。又存五神為體。謂兩手兩足頭也。頭想極青。兩手俱赤。二足常白者。則去僊近矣。昔徐季道學僊於鶴鳴山中。亦時時出市中道間。忽見一人。着皮袴。拄桃杖。季道乃拜之。因語季道曰。敬學道者。掌中天青。詠大曆。踏雙白。個二赤。此五神之事。真誥

大也

依義。龍身牛首。渠肩遠掖。

渠通也。掖腋同。

山準日角。歲日珠衛。衛音衛。日。上珠衛者。日。

一併骨有連珠。象玉衡星也。

駿毫翁鬣。龍唇龜齒。長九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

合誠

神農長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牛頤。頤頤首也。龍顏而大脣。懷成鈴。戴玉理。

路史

黃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朶。修髯花癩。河目隆顙。日角龍顏。路史

顙頊。渠頭併幹。通眉帶午。路史

帝髻方頤。麗覲珠庭。化齒戴干。覲音明。眉日之間也。路史

亦帝之為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豐下兌上。龍顏日角。八采三眸。鳥

庭荷勝琦表射出。握嘉優翌。竅息洞通。路史

舜長九尺。太上員首。龍顏日衡。古謂肩衡故執天子之器。上衡日衡者肩骨圓起也。方庭其口。

面頤亡髦。懷珠握囊。形卷髮。色驚露。目童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華。路史

路史

禹身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鯀齒。鳥喙。耳三扁。戴成鈴。袞玉斗。玉釡。

腹已。路史

臯繇生馬喙。忠信疏通。切而敏事。和音棟。吃語也。漁於雷澤。虞舜以為士師。

路史

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子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

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

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伯。葉公子高。微

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葉公子高人。據楚。誅白公。

定楚國。如反手耳。且偃王之狀。目可瞻鳥。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

之狀。身如斷。蓄臯陶之色。如削瓜。闕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

如值鱗。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蹴湯偏。堯舜參牟子。荀子

湯臂再肘。武王望陽。周公背倮。孔子反羽。論衡

文王龍顏。臯肩。武王駢齒。元命苞。帝王世。紀云。文王虎眉。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牛唇。昌

黃傳物志增刊

卷九 形體

四

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脅參膺圩頂山臍林齒翼臂窪
頭陰鼻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俱兩目方手垂過膝相也
眉有一十二彩目有二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導手握天文足履
度字或作王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修上趨下末倭後耳視若營四
海耳垂珠庭其頂似唐堯其顙似虞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
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
十圍祖庭廣記論語摘輔象云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據神契云孔子海口言若含蘊鈞命訣云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仲尼鈞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握文是謂敏士
公冶長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握正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

病惡論語摘輔象。樊遲山額有若月形反字。額是謂和喜游臺成明岐掌是謂正直。

顏淵山庭月角。曾子珠衡犀角。論語摘輔象。劉晝新論云顏回重瞳。

子貢斗星繞口。摘輔象。御覽云子貢有山庭之相。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何以識之曰其口竅踦其
鼻空太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子產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御覽

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唐高僧傳

齊桓公獵得一鳴鵠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
持刀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員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

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克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版齒。昔季子
放於鳴鵠。嗟中游。長三寸三分。說苑

廣博物志增刪 卷之十

藝苑 總經 易 詩 尚書 春秋 禮記 孝經 爾雅
附圖書 史 籍 釋道 經典 好學 著作 四寶 書

總經。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
紀也。故樂至乎禮而止矣。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
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
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荀子
易有畧。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漢詩 釋經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皆慎始敬終云爾。大戴禮

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龍文心雕

易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道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帳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尊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

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乾鑿度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陽

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

陰。乾鑿度

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織。經營天道。以成人事。王叔師正部

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

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山海經。路史云。夏同連山。商因歸藏。文王曰伏羲即今周易也。

伏羲始畫八卦。是為先天。有圖象而未書。夏曰連山。天易也。商曰

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書。文王曰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

皇甫謐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納於山。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殷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玉海

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為占。

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

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

伏羲六十有四卦。其名未著。而神農之卦名。又與今代為異。代弗之知。陽豫游徙之類。連山卦也。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

得陽豫之卦。而史記始皇得璧。言明年祖龍死。不樂。卜之得游徙是矣。

歸藏卦皆六位。卦又有明夷。熒惑者。老大明之類。昔啓筮明夷。鯀治

洪水。牧占大明。桀筮熒惑。武王伐商。牧占耆老。

仲尼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易於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無

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出。嗚呼。天命之也。嘆訖

而息志。庖犧先文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懌。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問賁者。言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

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苑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群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卧。于夢蒙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眾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

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窮精極

妙。未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眾座皆云。呂蒙嚙語通周易。拾遺記

虞翻注易。奏土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

六爻。燒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文足矣。豈臣

受命。應當知經。別傳

詩 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詩含神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下

一篇。亡其辭者六篇。攷之義理。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

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曰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

亡者。如新宮狸首之類。玉海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

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說苑

建西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

門。出入候聽。詩推度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陰謝陽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以歷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群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大戴禮

書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鍾鼓。百家為笙簧。抱朴子

昔楚僑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一

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孔安國以為羲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嚳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為三皇時書。五典為五帝常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為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為五行之說。籍外論之。豈其然哉。路史

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劉敞

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書緯

堯與群臣沈璧於河。為握河記。今尚書侯是也。帝王世紀
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參星之錯行。
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書大傳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
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知陰清陽和。五星
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
昔聖人述史。三馬。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馬而皆獲。其述詩
也。興衰之由。顯故寃馬。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攻馬。而
皆當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馬。文中子

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發會稽。望江海。少好學。為博士
門徒萬人。伏生時年十歲。乃就充石壁中受尚書。以口傳授伏子。四
代之事。累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嘗以繩十餘尋縛腰。誦一遍。一結。
十尋之繩皆結矣。誦記之數萬過。且云。食穀損人精慧。故有遺失。伏
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矣。堯舜二典。所闕殊多。帝聞神異。乃聘徵充。
衣荷草。負五嶽真形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洞冥記
春秋 仲尼作春秋。老聃謁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莊子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二十國寶書。閔因

仲尼經成紫微降光。抱朴子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焉。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于性雖不安于心雖不平。于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春秋紫露
春秋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情。無不有也。雖然。大畧

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多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多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彛異之所加大之端。一指也。春秋紫露
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書云。黃帝坐扈閣。鳳凰嘒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

禮記周公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儀禮序

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于坐間少轉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曰下之奉上可以尋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摠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云禮主于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似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微據禮云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速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

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並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畧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注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

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震動為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震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魯。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于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况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暎諮曰：孝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

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為德本。暎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夫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為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大小。因其分而為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南齊書
孝經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纁。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授神契
 顧歡字景怡。有病邪者。問歡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歡曰：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齊書
 徐陵子份。有孝行。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

如此者三陵疾忽然而愈。三國典畧

爾雅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于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

足以辯言矣。三朝記

劉向謂史佚教其子以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

孫通梁文所補

史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

於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禮

史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

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袁山松書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

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呂氏春秋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

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周書

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

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

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

唯魯之史記而已。史通

圖籍王壽負書而行。見徐憑。憑曰：事者應爰而動。書者言之所出。智不藉書。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淮南子

子墨子南遊使衛。閔中載書甚多。弘唐子見而恠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于今。翟

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墨子 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記：皇天塲

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釋道經典：一天皇內宇。二地皇內記。三人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

成文鳥迹之始也。洞神記

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皇所授。玄玉為簡。青玉為文。地皇所授。黃玉為簡。白玉為文。三皇經 洞神經有三皇玉券。一曰金契。三皇經云：自然之文。皆綴以金鈎。置以玉案。覆以珠巾。

西華宮有琅簡。蓋書當為真人者。乃得此文。八素經 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為太初之師。口吐開天經一部。四十八萬卷。一卷有四十八萬字。一字辟方一百里。以教太初。太始之時。老君下為師。口吐太始經一部。九宮之時。老君下為師。口吐乾坤經一部。元皇之時。老君下為師。口吐元皇經一部。伏羲之時。老君下為師。

號曰無化子。一名鬱華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陰陽。正八方。定八卦。作元陽經。以教伏羲。女媧沒。而有神農。神農沒。而有燧人。燧人沒。而有祝融。祝融沒。而有燧人。燧人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大成子。作太微經。教神農。神農沒。而有燧人。燧人之時。老君下為師。教示燧人。燧人沒。而有祝融。祝融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廣壽子。三皇之後。而有軒轅黃帝。黃帝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力牧子。消息陰陽。作道戒經。道康經。黃帝之後。次有少昊。少昊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隨應子。作玄藏經。顓頊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元陽子。作微言經。帝堯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務成子。作政事經。帝舜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尹壽子。作太清經。夏禹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直窳子。作

德誠經。周初時。老君下為師。號曰郭叔子。作赤精經。

龜母按筆。玉童結編。名之曰靈書。紫文上經。後聖列紀

有洞天陽臺。玉佩金璫。經在其內。金簡玉字

龍景九文。紫鳳赤書。經。舊文藏在太上六合紫房之內。天人侍衛其

經。太上

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秘三篇。皆仙術也。抱朴子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室。而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

讀之。使使者以問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啣書。以置殿前。不知其

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

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對之。殆天授也。抱朴子

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

夏禹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元都之印。

道學傳

禹問于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會稽之山下。其坎深千丈。廣千丈。鎮以盤石。致難得也。禹北見六子。閔海之所出。禹乃決江口。鳴角會稽。龍神為見。匱玉涇。禹乃開而視之。中有天下經十二卷。禹未及持之。其四卷飛上天。禹不能得也。其四卷復下陂池。禹不能極也。禹得中四卷。開而視之。黃帝

玄女占法

好學。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

之好學也。且此不休。其為百世之聖。蓋不虛矣。論衡

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呂氏春秋

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錢鏞三推。

文公學讀書於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恐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

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國語

越王晝書不倦。晦誦竟旦。越絕

張儀蘇秦備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裳內股裏。夜還折竹

寫之。西京雜記

著作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饋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素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拾遺記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

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燹目為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攷律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時。其書絕滅矣。拾遺記

四寶筆神曰。佩阿硯神曰。萍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昌曰。

閱化。致虛陽雜俎

伏犧初以木刻字。軒轅易以刀書。虞舜造筆。以漆書於方簡。刑夷作

墨。史籀始墨書於帛。仲由作硯。蔡倫作紙。物原

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畫紙有意義。神仙傳

諸郡守勞訖。遺陳土冢。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

北齊朝
會儀

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拾遺記

却詭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後有貴人遺金龜。並

枝。蔬石簪。咸與弟子曰。可市筆三百管。退亦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

後。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龍鬚志

慧遠禪師退隱硤石山。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駐空

已。而果然。後名擲筆堂。

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

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班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

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班竹管書之。梁書

紀少瑜。字幼暘。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文詞因此大進。梁書

昔黃帝得一金紐。治為墨海馬。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事類賦注

書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

頡。其書下行。法苑珠林

伏羲氏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古三墳

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韓非子

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

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說文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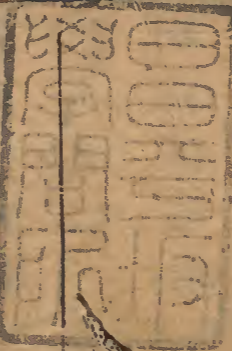
八顯者。一曰天書。八會是也。二曰神書。雲篆是也。三曰地書。龍鳳之
象也。四曰內書。龜龍魚鳥所吐者也。五曰外書。鱗甲毛羽所載也。六
曰鬼書。雜體微昧。非人所解者也。七曰中夏書。草藝雲篆是也。八曰
戎夷書。類於蠅蟲者也。此六文八體。或今字同古。或古字同今。符彩
交加。共成一法。合為一用。故同異無定也。此依宋法師所說。未見正
文。而三洞經中。符有字者。如古文尚書中。有古字與今同者耳。雲篆
七籤
墨藪五十六種書。太昊作龍書。神農作穗書。命屏
封作黃帝以蒼頡鳥跡
為篆書。因卿雲見作雲書。少昊作金天鸞鳳書。高陽製科斗書。高辛
作仙人形書。堯作龜書。夏后作鍾鼎書。倒薤。務
光虎書。史
佚鳥官。周文王
赤雀

書武王丹填書。周
比大篆。復篆。史
籍受書。文
武記受。小篆。周
改仙人篆。李斯
麒麟篆。仲尼
子作。轉宿書。子
章蟲書。秋
胡傳言書。六
網小篆刻符書。李
斯隸書。
程署書。蕭何
作策書。舒
相氣候書。司
馬芝英書。漢
金錯書。尚方大篆。程
鶴
頭偃波書。郭
所用。致脚書。上
詔垂露懸針篆。漢
曹章草。杜
伯飛白。蔡
一
筆書。張
芝八分書。王
次虵書。魯
唐行書。正
之小也。鍾繇謂之行。散
隸書。
衛龍爪書。行隸。王
羲之。八體書。王
二虎爪書。王
僧鬼書。宋
元花書。河
東外
國胡書。天竺書。懸針。小篆體也。倒薤。小篆體也。八體書。亦圓此法。或
云
喜出。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固其形。或云以銘金石。垂露書如懸針。王
情
志。文字。

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籀書傳西域書有驢唇書、蓮葉書。

圖畫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劾靈龍圖，呈寶巢燧以來，皆有之。迹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及包犧發於滎河，而典籍圖畫萌矣。名書說



其人亦大篆也。周初大篆，與秦受書。九流皆受小篆。自山入篆。李

